



渔村的石与愿

黄定来/文

“石板道地”这个名字，是旁人叫出来的，住在这儿的人，大约不会这么喊。可名字一旦叫开了，便收不回了，像海风年复一年地吹，把石墙吹出了细密的裂痕。我第一次走进大黄坭，是在当地好友的带领下，七拐八拐，才真正深入进去。村子藏在一处山坳里，两边的山体既挡住了风，也把外头的喧嚣隔得远远的。朋友说，明末清初，有兄弟俩从福建迁来。兄住北边，叫大黄坭；弟住南边，叫小黄坭。合起来，称作黄坭坎。算下来，已有三四百年了。我们沿着石板道地往村里走。脚下是厚重的石板，一块块铺得齐整，踩上去稳当得很。抬头看，石砌的外墙上嵌着绿釉花砖，四四方方，砖心是如意纹，四角也各饰如意，拼成通透的四瓣花。年头久了，釉面有些斑驳，可那份心愿还在：万事如意。当年造这院子的人，大约把一生的念想，都刻进了砖石里。四合院的正房一楼，本地人叫“上间”，里头供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因久未住人，大门紧闭，早已荒落。我站在门外朝里望，光线昏暗，一楼堆满杂物。二楼的栏杆雕着花样，团寿、铜钱、蝙蝠，都是老一辈心里的好兆头。院落一侧立着高高的石雕楼，像沉默的卫

士，守着这一方天地。当年，这份家业在村里是少有的。所以，人们不喊主人的名，只唤这里作“石板道地”。村里多是石屋，木石结构。木柱、木梁、木枋、木椽，都藏在墙和屋顶里头，外头只见石块，泛着淡淡的黄。门框、窗棂也是石头的，摸上去粗粗的、凉凉的。有一户人家的石墙上，挂着一只大海螺，螺口插满了香。村里人说，那是香炉。我凑近看，香早已燃尽，只剩下把细细的竹签，密密地挤在螺口，像一种安静的祝愿：风调雨顺，出海平安。我们在村里慢慢走，偶尔看见房前屋后的竹帘架上，晒着渔妇刚敲好的鱼面，细细长长的，像挂面，是渔民最爱吃的。眼下正是休渔期，人和船都在歇着。望见海涂上搁浅的一艘艘钢质渔轮，我忽然想起从前的船。村里人管那叫“小钓船”，俗名“乌郎鼓”“小白底”。船短，船尖，舷宽，中部到尾部特别饱满，干舷低，船艏的弧也平。小舵斜斜伸进船底，有龙骨。船板之间的缝，用毛竹衣掺桐油灰捶实了，再拿“超缝钉”加固。后来又有一种“背子小钓船”，子船叫“舶板”。按背的子船数，还有“单背”“双背”的叫法。这些名字，现在的年轻人，怕是没几个记得了。村里的老人说，早先渔民出海穿的衣裳，是用

粗布染了栲汁的，耐得住海水蚀。样式是大襟左衽——人站在船左舷摇橹，右手往上抬，免得海水泼进怀里。下身是拢裤，大裆大裤脚，干活方便。上衣的衣襟要扎进裤腰，免得在船上东钩西挂，不安全。专门渡人上船下船的小船，叫“咕嘎”；干这行的人，就叫“摇咕嘎”。这些名字听起来土土的，可一字一字念出来，就像听见海浪一下一下，拍打着船帮。村中的青壮年，大多出门讨海去了。留在村里的，多是女人、老人和孩子。老人们穿着青布对襟衫、黑裤子，脚上是黑布鞋。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脑后盘着紧紧的髻，插着簪子，缠着丝线。碰到吉庆日子，髻上还会簪一朵鲜花。我在村里遇见一位阿婆，八十多岁了，头发全白，发髻却梳得一丝不乱。我问她：“您年轻的时候，怕吗？”“怕什么？”“怕海啊。”她笑了笑，说：“怕有什么用？男人要吃饭，就得下海。我们在家，把香烧好，把菩萨拜好。别的……就看命了。”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平的，像在讲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我听得出，那平平的语气底下，压着不知多少年的风，多少年的浪。大黄坭有座戚王爷庙，供的是戚继光。小黄坭有座平水禹王庙。讨海的人最信这些，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去上香祭拜，求个平安，求个丰收。

灶膛没有柴火

冰逸

那时候
母亲很有力气
劈柴，烧火，喂猪
拉风箱有如拉手风琴

一次要烧三锅饭
软的端给爷爷奶奶
硬的留给自家三个
一勺杂粥提给嗷嗷待哺的小猪

柴火噼啪，灶膛明亮
映照着她雪白的脸庞
汗滴如珍珠般砸落
三十岁的母亲
全身扑闪着一层光

而今灶膛已无柴火
风箱不在，游子不归
燃气灶前佝偻着一个
牙齿漏风的母亲

山海故事

李虹

出海的男人们，面对茫茫海域
抽着烟，看鸥鸟在桅杆上栖息
寂寞，如同那座孤岛
矗立在每一个夜半的梦里
山海的故事，就是数月不归的男人的沉默
沉默里，酝酿着对家的思念深深

收网的号令一出，男人们各就各位
军队一般，齐整有序
一个个铁打的身板，在烈日下熠熠发光
汗水滴下黧黑的脸庞，把甲板砸得叮当响
山海的故事，就是渔船在风浪中的颠簸
沉浮中，是人与自然的搏斗

港湾宁静，栖息着归来的渔船
男人的疲惫，在一壶黄酒中消散
灶台上热气腾腾，围裙上沾着喜悦
女人一碗一碗将疼爱端上桌面
山海的故事，就是男人彪悍女人温婉
以及刚柔并济中家的温暖安然

居家的女人们戴上袖套
一刀一刀打开鱼的身体
然后，在网架上一个一个仔细排开
于是，鱼的元神在阳光下蒸腾
渐消的腥味和回馥的香气一起游离
山海的故事，就是日光将海味的神奇催化
并且在时间的作用下将海的魂魄留住

沿着海岸，一溜因乏瘫软的渔网
斗笠下，女人们把头深埋
梭子飞走，残破的网一截一截恢复体能
蔓延在身后，如同行走的足迹
山海的故事，就是渔家女的心灵手巧
以及网线在梭子引领下伸展开的生命脉络

晴日下，海浪悠闲恬然
一下一下，温柔地亲吻沙滩
又缓缓推送，轻轻地把岩石抚摸一遍
寄居的贝类，将门户敞开
等待浪潮欢喜的拥抱和宠爱
山海的故事，就是静默的山和吟唱的海
书写着彼此相守的爱情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金宗炳/文

年逾古稀，往事涌上心头，幸福之感油然而生。尤其是对故乡坞根的情谊，值得我细细品味。古人有诗赞坞根：“峡门云散路如畴，江上潮来山欲浮。人生何必专专遁，到处青山是沃州。”故乡如诗如画，怎不教客居他乡的游子魂牵梦萦？

夜爬十里坞根岭

“十里坞根岭，冷饭套头颈。”在温岭，这句形容坞根岭长路难行的俗语，曾让山里山外的人“望岭生畏”。坞根在明成化十二年前，属温州府乐清县山门乡，古称大坞，亦名花坞。《嘉靖太平县志》载：“花坞，在山门乡龙鸣山南。一名大坞，元赵万户师闻之族居之。”坞根岭位于其北，旧时是坞根人去往温岭街的必经之路；若上县城，则走筲坑岭与梅岭。我家在小坞根，今属蒋山村新屋自然村，但乡人仍唤小坞根。幼时随父亲上县城卖桃，赴温岭街赶市、往温西中学读书，走的都是小坞根岭，与“十里坞根岭”并无交集。所以“冷饭套头颈”于我，不过是童谣里的句子，岭有多长、路有多陡，全然不知。若非后来参加学校宣传队，我大抵一生都不会与它相遇。1966年下半年，温西中学组织宣传队到坞根山里宣传，师兄师弟们硬拉我参加。刚好这几天不上课，我便跟着凑热闹。二三十人吃过晚饭出发，

不下宇/文

从记忆初萌时起，爷爷就常带我去外婆家。那个村子大抵唤作“四塘”，要走到那座小房子，得穿过两块田，绕过一口井，再走一截泥巴路。那天，屋前站了許多人。有人低声说着什么，更多人在哭。我那时太小，还不懂发生了什么，爷爷告诉我，外婆走了，我们是来送她的。我不知道外婆去了哪里，也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哭，只记得田埂边的枝丫正抽出嫩芽，蝴蝶绕着野花，一圈，又一圈。后来再去，我总在车后座睡着。起初是颠簸的石子路，后来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直到小学毕业，每年我总会来这小房子两趟，看那个住在里面的小老头。他是那样和蔼，那样疼我——至少在我记得的那些年月里都是。我熟睡时，他会轻轻把我抱进屋；我跳下车，他会张开手迎我。很长一段时间，

项紫薇/文

它从不是舞台中央的主角，只常作陪衬，错落点缀在姹紫嫣红间，默默隐在花影背后。可就是这些细碎的花，攒聚在一起，倒成了世间最温柔的风景。满天星的植株不高，枝干纤细清瘦，泛着淡淡的青绿，不蔓不枝，自在生长。枝叶细密，柔软却韧，看似不经风雨，却能在窗前静静伫立许久。开起花来，也是素素的，米粒一般大小，一簇挨着一簇，密密匝匝缀满枝头，像是枝上落了一场安静的雪。常见的花色是纯白，也有浅紫与淡粉。它不用浓艳的色彩渲染，也无妖娆的姿态示人，只是这样

最忆坞根故乡情

带着手电筒，同班同学林梦京、黄贤明和我一起，跟着队伍从江夏的梅溪岭脚攀登“十里坞根岭”。坞根岭山道弯弯，林木森森，确实又高又长。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爬坞根岭。宣传完返回时快半夜了，没有手表，不知确切时间。我跟着队伍，走着走着快睡着了，后来也不知是怎么回到温西中学宿舍的。坞根岭虽长，倒也不至于真要“冷饭套头颈”。这话我猜并非坞根人所说，怕是岭外的人为阻人进山而编的。如今改革开放多年，坞根早成了温岭美丽的后花园、红色旅游胜地。疏港公路穿镇而过，高铁动车穿山驰骋，进出便利，再不必苦爬那十里长岭。昔日的坞根岭，如今成了一条热门的“红军路”，引游人慢行细品，在青山沃土间，遥想当年峥嵘岁月。

少年参筑八一塘

坞根可骄人之事甚多，今单说“八一塘”。此塘于1966年8月1日动工，那时我还是个十五岁的初中生。1967年春节刚过，围塘工程正式开始，我也满了十六岁。当时学校停课，在外的同学未归，我便与堂弟金宗仁同去海塘工地劳动。记动员只给我们算“半劳动力的半份”——正劳力担石渣记10分工，我俩只得2.5分。我心有不平，后来想出一法：与堂弟合抬一大畚箕，装上百余斤石渣，分量与成人一担相当。记动员见此，才肯给我们记10分工，二人各分5分。自此，我们兄弟俩日日抬石渣在堤上奔走，竟成了大人们眼中的一景。我一个年仅十六岁、个子不足一米五的在校初

田埂那头的告别

间，我甚至弄不清自己和他究竟是什么亲，可他是真喜欢我，总会把藏在厨房后头的零食、电视机旁的零食，一样样掏给我。同时，他也是胆小的。我印象里，在小屋吃的第一顿饭，他就对我爸妈叹气，说外婆一走，这两层矮房空空荡荡，晚上觉得冷清，也怕。可到了第二年，他就不再提了。每年去时，田里的稻子要么正青，要么已黄，有时换种了别的作物。我绕着屋边那一尺来宽的石砖地，一圈圈地走，等爸妈带我回家。这幢仿佛总在叹息的老屋，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穿不透的什么。可有时，望见土房上升起的炊烟，闻到柴火的气息，又觉得有什么东西，始终牵着我。上高中后，我渐渐去得少了，后来干脆不再去了。忙吗？也谈不上，只是不想再去。长大了，那一尺石砖并非容不下将近二十岁的我。最后一次

细雪落枝头

清清凉凉地开着。每一朵都极朴素，没有层层叠叠的花瓣，模样简单干净，像山野间未染尘埃的月光。它的香气也淡，不似茉莉那般馥郁，不如栀子那样清甜。若不静下心来细闻，几乎难以察觉。只有轻轻靠近，让鼻尖触到花丛，才有一缕若有若无的幽香漫进心底——清清凉凉的，能抚平心头的浮躁。路边随处可见它的影子。它不挑水土，不苛求照料，只管在土里深深扎根，迎着晨光生长，随着晚风摇曳。春日悄悄萌芽，夏日静静盛放，它不与百花争艳，不与草木争荣，安于平凡，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天地。我总爱在案头摆一束风干后的满天星。鲜花会

每年农历六月初一，是戚王爷庙的寿诞，信众凑份子请戏班来唱戏。小黄坭的保界庙，则在五月十五搭台做戏。家里有十六岁以下孩子又信佛的人家，农历九月九要“拜天公”。供品有五果六菜，还有七样八样的盘头。香案前，摆着素面、三牲、米鸡、猪肉、黄鱼鲞。这些规矩一代一代传下来，没人问为什么，照着做就是了。站在石板道地的院落前，我忽然想起村里人说的话：这儿，差不多一百年了。一百年，对海来说，不过是一朵浪抬起又落下的工夫。可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一百年，是无数个提心吊胆的夜，是无数回望眼欲穿的等。那些讨海的人，清晨推船出海，傍晚不一定能回来。海养活了他们，也随时能吞掉他们。他们知道，可还是去了。因为除了海，他们别无依靠。石板道地的绿釉花砖，说了一百年的“万事如意”。可如意不如意，只有海知道。风从海上来，带着咸腥的气味。那些讨海的人，有的回来了，有的再也没有回来。海，却依旧在那里。

中生，在八一塘围海造田工地上，为父亲挣到了半劳动力的工分。干了一个多星期，我扛肿了肩膀，磨破了脚丫，洒下了汗水，也留下了欢笑。如今，那条曾洒下我汗水的八一塘，成了人们休闲观潮、品尝坞根海鲜的旅游塘。节假日，八一塘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夏日夜晚，八一塘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想不到一条八一塘，竟带动了坞根红色旅游热。

退伍奋战坑潘水库

1975年3月，我退伍还乡，立即投入农业生产。坞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自成水系。刚脱下军装，生产队就派我去坑潘山里修建水库。说实话，我在部队曾任连部通信员，未干过重活，偶尔抽调到团宣传队，算是个“文气兵”。建水库是苦力活，须从远处挑黄泥至坝址。百斤重担压肩，喘气也难。可我怎能说挑不动？否则挣不到正劳力的10分工。每日下工，浑身如散架一般。在坑潘水库的那些日子，是我人生中最苦的时光。但铁不锻不成钢，人不磨不成器。我咬紧牙关，坚持了半个月。巍巍大坝终于矗立山间，其中也有我这退伍军人的一份汗水。如今，那曾用汗水垒起的坑潘水库，已成为坞根人民的饮用水源，也是温岭仅存的无污染天然水库。偶尔回乡，掬一口清冽的库水，当年建坝的苦楚仿佛又涌上心头，而水入喉间的清甜，让我深深感念故乡的养育之恩。故乡是我根，一生坞根情。

见他，他正蹬着三轮车，说要去老归堂打麻将。再后来，他被女儿接走，去了别的城市。他不在，我就不来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工作后，我也没再回过那个熟悉的地方。不是不记得田间的路，不是不记得田间的蝴蝶，也不是忘了小老头待我的种种——只是，我再没回去过。最后，小老头回来了，却是躺在那座小房子里。从前人们在门口哭，我不懂；如今人们还没来，爷爷也不在了，没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却忽然懂了。从宽敞的水泥路拐进一段不起眼的泥巴径，向右绕过那口小水井，再走过五米长的一尺石砖，便是那座小屋。这条路，我大概不会再走了。毕竟，我和他之间最后的那条线，也断了。愿天安好，一路好走。

随光阴凋零、褪色，唯独它，失了水分，却还留着原来的样子。风干之后，少了几分水灵的鲜活，却多了一层温润的、时光沉淀下来的宁静。人们说，满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做配角的‘爱’”。这小小的花，在平凡里开着，安静地活着，温柔地往前走。可平凡不等于平庸——每一份微小的努力，每一次无言的坚守，都像它细碎的花朵，攒得久了，自成一派光。清风拂过，窗前的满天星轻轻摇曳，细碎的花影落在书页上，温柔了朝暮。原来最动人的风景，并不在繁华深处，而是在这一束素净的星点里——那里藏着生活最本真的温柔与静好。